雙槐歲抄

雙槐歲抄卷第十

孝穆誕聖

萬貴妃始爲宮人司　東篤盥櫛譎智善媚既顓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與其兄弟子姪萬通萬喜萬達竝威福赫奕大學士萬安認爲同族與劉吉皆附之朝士無耻希進者群趋其門成化戊子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彭文憲公時在内閣乞歸不允因疏請脩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

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令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 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材宜斷自 宸衷不可專委臣下 上優詔答之己丑九月幸昭德宮時皇妣紀氏在 御護之列既有娠萬氏知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命出居安樂堂托言病痞庚寅七月己卯朏

今聖上皇帝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以未奉

命不敢剪剃胎髮辛卯十一月悼恭太子祐極正位
東宮已而薨於瑤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
上心甚念之然慮爲萬氏所忌乙未五月張敏厚結
段英乘萬氏喜時進言萬氏許之
上即召見髮已覆頟矣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
語矩度不凡　上撫之大喜萬氏具服進賀遂令
內閣擬名至再　上親名之送仁壽宮撫育中外聞
之胥悅　皇妣受萬氏觴有疾從居西内永壽宮
六月戊寅朔文武大臣請建元良甲申奏上
命待皇子稍長行之是月乙巳　皇妣薨追封淑妃

京師藉藉謂薨於鴆也十一月始立
今上爲　皇太子及登大寳追尊　皇妣謚曰孝穆
皇太后縣丞徐頊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當時胗
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逮治萬安劉吉
力請已之惟訪求　皇妣親屬之在廣西者未幾
猺峒有紀姓者詐冒　皇舅有司信之遂以上聞
其後敗露守巡官保奏者皆黜吾鄉黄僉憲錀亦
其一也既而用内庭言　皇妣本出李氏弘治庚
戌九月降制封　聖母之父李　公爲慶元伯母唐
氏爲伯夫人　命有司建祠於　桂林城南春秋祭

亨張敏家本福建同安成化末年卒其弟苗以承
差陞中書舍人不三載遷至南京通政使贈其祖
益初如巳官父太常文以兄敏功贈錦衣千戶而
苗子定庚戌登進士第或曰內侍潘直嘗與人言
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李爲紀故二姓族類難究
上孝思追悼不已念吳后保抱恩　命宮中進膳如
母后禮復其姪官爲錦衣百戶

進御當夕

進御之禮據註疏天子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
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三

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望前卑者先尊者後望後乃反之凡十五日而徧諸侯兩媵兩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至六日還從夫人如后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當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故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然詩小星註凡妾御於君不當夕三禮義宗曰進御天子者十五日而徧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法陰道也晦明是其所忌故人君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感望者爭明故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

與后並皆當夕既與詩皆除去望晦則十五不得而徧后以尊在後遇望反不當夕矣腐儒臆見所以啓後世嬖妾顓寵之端也予謂一日之間有朝有晝有夕有夜夕謂日入星未出時人君修令而退王后毎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妾進御俟夜不敢當夕小星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謂夜見星而往夙見星而還也后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故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者此也夫人坐論

婦禮在撰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世婦惟掌喪祭賓客之事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后六宮官屬故王制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則以先世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進御者嬪與御而已夫人世婦不與可知矣自諸侯大夫以下雖妾媵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故内則曰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者此也詳見羅鄂州集中

御製靜中吟

守成之君頗宜於崇高富貴者固不足言然亦有殷憂多難不能啟聖興邦發爲詞章萎靡不振唐

膺宗送司馬子微還天台詩云紫府求賢士清溪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問有幽栖者居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踰稽嶺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宣宗避地有爽溪樓詩云殿閣連雲接爽溪鐘聲還與鼓聲齊長安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在水西宋高宗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吴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

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三詩俱有石刻絕句則元周伯琦爲僧克新書之者夫唐宗阨於武曌而役志幽栖宣宗竄於會昌而留連光景高宗傭於強虜而自比句踐皆志不足以帥氣氣不足以配道故

爾嘗莊誦

今聖上御製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忝即天直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是時召學士張元禎進講太極圖契於 皇心見於

皇言深符主靜立極純心用賢之說蓋不徒聞見之知而已詞氣渾噩太極同體豈彼三君庸瑣之作

所可望哉

午朝奏事

春秋傳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令之早朝朝也午朝晝也晚朝夕也夜乃即安

祖宗勤政之典如此景泰中午朝許大臣造膝奏事面决可否即施行之若陳循王文欲殺考官高文義公力疾造朝口奏曰少保臣高穀有事門上說即召對議行是也弘治庚戌彗見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右侍郎彭韶疏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頗

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
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
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 御前公
同計議事體既定口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
照若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傳議於
下候至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 溫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有事
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
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

病自可次第張弛矣其言與其書以訪問合

上嘉納之

謫仙亭

鄒吉士汝愚（智）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藉之泣受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歸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次

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桃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浩浩南海濱落月獨照窮愁人狼藉幾株桃李盡謫仙亭上可憐春趙進士璜曰狂煩孤亭野水濱閬壺風月謫仙人而今只有殘鵑在啼老東濱一月春蔣知縣昇曰謫仙亭子海之濱僊去亭空月傍人二十四番花落盡一杯誰共送殘春汝愚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駭惕

不能制陰之象也適　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負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怙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隷右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决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

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内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己酉御史湯鼐坐事連及逮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案始獲免謫死時年二十六

湯李自相標榜

初萬安子翼第進士官至侍郎翼子弘璧丁未復
倖倚其同年麻城李文祥有才學名將奉 大對
安欲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乃使弘璧延
諸别館致款屬題書瓶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每
見沉浮世事者輙叱且詈
上登極御史湯鼐等交章薦起三原王公恕爲吏部
尚書公素禮重風義之士文祥及鄒智十餘人與
鼐往來高自標榜謂鼐爲先鋒文祥爲大將餘不
能紀適 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

進賢絀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　召詰左順門中官傳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從容辯對而出既而得　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丞時王公竑已没三原因論薦　召彭公韶爲刑部侍郎馬以印馬詰　内閣會勑安與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爾馬即以其語劾奏之數日　召爾馬入諸中官示以疏已留中爾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屈爾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疏草示人又劾都御史馬文升等復聲言將劾三原已而安直皆免爾

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播海內吉使門客徐鵬嗾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鼐爲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叟牽牛將入水爲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草奏以陳景隆爲首　詔捕鼐及槩下　詔獄文升時掌都察院欲坐妖言律斬三原力救之乃謫戍甘肅大理丞鈇吉欲用璋三原不從璋竟外補尋奏召文祥還授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長安吉人以言下

獄乃有媒孽文祥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獄下法司擬罪當死會有容解之者乃從輕降與隆衞經歷既抵任進表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河城曲河氷陷溺死時年三十爾後數年始釋放爲民

劉綿花

奪情起復自天順初給事中喬毅奏革後有李文達羅一峯論之得譴成化庚子內閣劉吉丁外艱詔賚以羊酒寶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音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人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丁未
今聖上新政科道交糾萬安尹直以次罷遣吉獨不
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
覲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量才舉用廢滯吉特為奏陞者原任給事中賀欽
御史強珍輩十人部屬惟貟外林俊一人而已時
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為此者媚衆也凡科道為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己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
治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諭群臣脩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

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審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鑾坡非遠謫此

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為劉綿花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諧者吉奏凡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遲倭賄始惡之使中官至吉家勸令致仕吉疏上即允循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 勑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攔街指曰咲綿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而舉人會試亦除禁限

牛生麟

沈約宋書符瑞志以麒麟為首效周書王會解凡彙皆訓釋之至曰玉女天賜妾也則物彫亦與焉鄙倍甚矣予謂諸福之物當以六籍所載者為先文宣朝祥瑞無間遐邇永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宣德己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雎鵲巢之應畢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玄虎四祥詩福祿猶人本名福狸狀如騾其文白黑相錯勻整可翫乃王會所無者獅子本非瑞應日食牛羊百斤扛之大為民害成化

戊戌西夷扣嘉峪關來獻御史徐綗按甘肅令守關者勿納疏上不從盖不明言其非瑞故也又有馬哈者如牟而純黑頭有雙角其長過腰駝雞者高七尺玉翮玄翎而金距豈王會所謂煇玆文翰之屬邪如發令以六籍所載四靈之外無得有獻則外夷無所售其奸矣以予所聞成化甲辰泗州牛生一麟𤞤而殺之人見其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錢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麟頭尾及足皆牛但徧身生鱗鱗縫中綠毛茸茸然織秀方出胎見鐵坎倚壁即徃噬食家人擊殺之其皮

見存常德府庫弘治辛亥蒲圻白水村鄧榮家牛又生麟大率類武陵若不食而死故荊吳間人言牛在水澤雲霧滃起即有龍與交因有此異由此言之奇祥極瑞中國所自有第在人知而養之耳雖絕外夷之貢可也

籌邊綱治策

吏科給事中閩人林粹夫廷玉父芝之司訓信宜母沒留葬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僉都憲使吾廣因趨信宜訪得母墓慟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不

與皇華共載之句乃圖山形而去其至虜酋也詢
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發以威信將出征籍其姓
名椎牛釃酒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則譴責其無
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賙陣亡之家所
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
在諫垣弘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
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粹夫上籌邊翊治十策明賞
罰以振軍旅禁暴掠以安黎庶革宿弊以清吏治
預處置以成人才表忠良以重世教慎師儒以敦
化本肅禮儀以廣敬畏普恩澤以恤困窮舉遺才

以昭激勸究元惡以示鑒戒大意言虜寇犯邉之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爲己功或與所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賙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爲凝人陣亡者空作冤鬼惟狡猾奔迯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命效死以邉將受閫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臣所以三嘆息也自今恩義以培養於平日威信以振起於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

爲率有主者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克盤費亦有將帥生事百端擾索近聞天花菜一斤價銀三兩其餘可知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歛則邊人蒙福當不貲矣內治之脩在用人才明賞罰且如逋逃僧繼曉奸吏李孜省方士鄧常恩趙玉芝輩姦黨勢焰傾動一時　皇上洞燭其奸首行斥逐然孜省下獄當矣而繼曉遺漏不追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玉芝謫戍宜矣而其冒濫葬祭父母墳塋

煇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　勑法司擒械繼曉明正其罪仍行巡按並毀墳塋則將來姦究知所懲矣

上悉行其言命錦衣官校逮繼曉戮于市天下快之

劉王疑冢

南漢劉隱僭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發掘今北郭外有之弘治壬子孟壽蔵白雲之麓有携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預備磚壽文有售甆碟盤盂者其色黑而潤若鏡磁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冢往觀

藏處寔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廖山人飛卿雲翼居西城外荔枝灣犂田得長刀其銛已盡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當時昌華苑之遺物哉又北十里多蹬石亦指為劉王冢餐之惟水消滴而已盖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予詠西城古跡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基跡尚天涯昌華苑外稻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隴牛羊聞牧笛邏村烟火是樵家當年翠輦曾遊地留與東風長稻花

天地神化

橫渠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盖天包地外而氣行乎地中只一物爾在陰在陽消長進退於無窮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陰陽不測者也一陰一陽化生萬物雖是兩體要之只是推行此一物耳所謂爲物不貳者也人測天地之化因陰陽兩在而知其神不特圭臬景晷律琯葭灰而已漢志曰天子陳八音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此即周官大合樂分陰陽之遺法也

以聲召氣故神祇可得而禮執是以爲南北郊則誤矣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其氣天地之塞也飲食暖於心既久而達於四肢此可以體天地之化刺割抑搔絶及於膚而心即悟此可以體天地之神又何待外求哉

名字稱呼

文質迭爲盛衰觀於名字稱呼亦自可見漢孔安國唐郭子儀皆以名爲字逮宋鮮矣我

朝淳風超出漢唐洪武至天順登科録多有之成化己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禎叔字禎叔廖德徵

字德徵此後始罕見耳 惟吉水彭氏兄弟敬占道術教以主一用二貴三崇四敷五爲字人甚異之又有張用也孫繼芳則新奇甚矣書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足下友生又其常者方韓都憲之涖兩廣也首斬一指揮以令衆藩臬謁見即行跪禮既平大藤峽其威張甚然吾郡吳太守中 聘教授王文鳳修郡志公開之以所得書簡附入惟曰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竑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己閣下大宗伯姚公稱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

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溥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晩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矣邵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會哉

給由聚濟

吏部舊例凡在外官員考滿給由至部必察其行能審其年貌從公考覈稱職平常及不稱職以憑

黜陟惟雲貴軍職首領遠者及驛遞等官在外者各赴本布政司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隸者亦赴本部成化甲辰豫備饑荒始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五石俱聽巡撫官撥缺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而已弘治庚戌三月三原公會題畧謂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貪情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中間雖有老懦

貪酷無從辨驗是非臧否混於一途矣今後遇有災傷所在缺米賑濟許令有司措置其考滿者俱要赴部給由照例考覈

上從之予按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吏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寺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永樂初元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佑考滿給由違此遂嘗拿問最宜復也宜革者既革而宜復者不復何哉

瀋陽雜異

河間瀋陽中屯衛前千戶所千戶胡泰母死已十

年父亦再娶弘治己酉泰夢亡母告曰我已托生
爲雌雞毛色黳黄明日當爲某乇[illegible]贄儀至則好
收養之明日泰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雞至者即欲
烹雞餉之雞人言曰毋烹我且待泰見回家人大
驚異及泰回繞身喃喃叙及家事泰告父以夢徵
乃畜不殺後益作孽飛啄後妻面首且自矜存時
幹辦艱難今家業日耗皆夫縱後妻之故詬詈不
已遠近聞之借觀者衆泰拒不納無何後妻遂入
炕下撲殺之考諸五行志近雞禍也

木蘭復見

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毋有姊巳嫁人矣父販線香爲業往来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毋又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爲男子飾携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爲張勝有李英者亦販線香自故鄉来不知其女也因結爲火伴與同寢食者踰年恒稱疾不脫衣襪溲溺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南京巳年二十矣突然巾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爲来乃哭曰我即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

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汚玷死未晚也娣呼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悵歸怏怏如有所失飲食頓減英母憂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隣里交勸則涕泣詬之事聞三廠勸爲夫婦且助其奩具成婚之日人有歌之者以爲木蘭復見於今日云予按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逞五代時有臨邛黃崇嘏　國初蜀有韓貞女盖不獨善聰也

長幼禮嚴

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幼
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維憲
副世隆泰性氣㾓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
訪同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貧窶還諸途謂
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帯
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帯以俟生布衣襤褸背隻
雞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
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捘
峻參將李傑來見不與爲禮傑頗不法即數其罪
呼左右縛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

其官轍所至輙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足以當之矣泰陝西咸寧人

聖賢後裔

宣聖五傳曰順者魏封魯文信君又二傳曰鮒者秦封魯國文通君其後侯于漢進封公唐襲封文宣公宋南渡改衍聖公金又增世襲曲阜令元因之我 朝洪武初 詔並如舊制仍免孔氏差發

仁廟賜衍聖公甲第於東華門北 景帝賜二臺銀印玉帶麒麟襲衣皆前所未有也永樂丙戌試乙

榜舉人賜冠帶入學讀書以孔誥聖人後授春坊
左中允景泰甲戌會試中式孔公恂聞母喪
上知之命翰林給紙筆俾就殿試賜進士出身服闋
授禮科給事中後擢少詹事兼左諭德輔
憲廟于東宮正統初浙江僉事彭晳奏宋衍聖公
孔端友從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遺祭田五頃當給
賜 詔如所請弘治癸丑用守臣言端友遠孫彥
繩嫡派也命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主衢廟祀先
是景泰辛未擇顏子之後希惠孟子之後希文授
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官亦

如之僉謂不類弘治壬子　上念開國功臣六王惟中山黔寧子孫世公而開平岐陽寧河東甌皆爲編氓乃徵其裔孫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並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禮科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後不當爲博士於是錄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聖賢後裔自此不混於功臣矣

裴周二大魁

唐高鍇爲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書稱其頗得才實然撫言載裴思謙自携仇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接

之書中與求魏裔思謙曰甲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甲吏便是也鍇不得已從之洪咨夔謂錯狥內璫意以爲舉首史謂才實恐不然也宋理宗開慶元年太平州人周震炎附丁大全及省試得售大全竊御題示之即豫構數千言大全力薦遂擢第一既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元也上大悅公卿向嘗見其在大全私第執役如奴隸物議喧駭而不敢言是年大全敗追奪震炎恩例降名五甲二大魁倖進乃爾亦可歎哉或謂

國朝吉安人當路曾棨等三人及第皆出吉安福建人當路林震等三人及第皆出福建恐亦氣機所孚非徇私也然成化甲辰弘治庚戌首大對者皆行不逮文追降之制似亦宜復

何孝子

何孝子子完字新惠之傅羅人少失父事母至孝有傳其事者可與焉其詞曰字新毋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無遠邇爭賻之發引致與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輀車屆道隨在輒晴雨若為之迁避者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字新祝

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蚤食我毋徒相怖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迫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守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則虎又來遂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黃犬每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似此孝感不一上庶百餘人白其事于藩司及具奏有 旨旌其門後守新第鄉貢入南監蘇人錢士弘者與之友善見其近體衣尚結衰絞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

喪云宇新嘗求李西涯諸名公爲作廬墓詩陳白沙封其卷題詩有直從天地閉三冬之句惜其自褫也近聞吉水羅孝子璟居母喪廬墓蜾子山下亦有馴虎狎犬之異與宇新事頗相類

進士教職長史

進士就教職授長史皆窮途也然亦有自窮轉達者洪武庚戌仁和儒士俞友仁領薦辛亥取會元賜第在三甲筮仕丞長山辭不能吏改襄陽教諭後調諸城而終錢塘王儀之羽年十九領首薦辛未進士歷儀制郎中陞太常少卿乞歸改掌教餘

杭卒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第三人陳景著
皆久于編脩乞便養貞得高州教授景著得福州
教授俱不遷而沒弘治庚戌進士無錫楊文遴作
縣教授金華今陞南監丞矣其遴可畏耶授長史
者永樂甲申進士第三人周孟簡自詹事府丞擢
襄府周忱自刑部主事擢越府天順庚辰　德王
出閣選進士楊完劉誠雷霖邱祥授翰林檢討俾
侍講讀已而完祥擢德府誠擢秀府孟簡終於長
史成化已丑李昊亦授檢討擢忻府其後濺秀忻
三王早世無子國除忱改工部侍郎誠改寧國同

知陸湖廣參議吳玫南禮科擢浙江參議獨霖擢副使提學山西其不可料如此弘治庚戌興王出閣選檢討進士何洽楊鐸劉溥徐浤得與而浤輒憤鬨吏部仍洽等皆奏黜之而別銓其同年前列者張景明袁宗皐爲左右長史遂不敢辭宗皐吾廣方伯凱之子也

哈密

哈密在西北大磧之外本古伊吾廬乃蒙古回回雜虜之國也地居平川城周四里開二門其東有溪西北流爲鹹鹵間有楸杏農耕惟麥及豌豆二

種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唐置伊州至元有肅王忽納失里者鎮其地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來朝貢馬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忠順王三年爲可汗鬼力赤毒死無子兄子脫脫自幼俘入中國廡得其祖母速可失里併還之命襲王爵　賜以金印玉帶官其頭目爲指揮千百戸鎮撫經歷以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而安克帖木兒妻屬反依鬼力赤其後脫脫酗酒病死九年十月封其從父之子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掌事以俟其子長成宣德元年免力帖木兒

死封脫脫子卜答失里爲忠順王三年以其幼不更事仍封兔力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以輔之天順中忠順王卜列革傳孛羅帖木兒與脫歡之後俱絶王毋理國事成化癸巳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戊戌鎖檀阿力死子阿黒麻立先是哈密相婚姻若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喇灰王毋外甥都督罕愼畏兀兒人也寓甘州壬寅甘肅守臣請封罕愼爲忠順王從之甲辰遣使送入哈密弘治改元阿黒麻以罕愼非肅王後乃假結婚

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　朝廷璽書切責辛彥
王母已死乃歸城池金印會由先安定王朝貢自
稱忠順王脅盖奸人教之其實非也兵書馬文升
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
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由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
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
阿黑麻聞之果怒癸丑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
至　上命兵侍張海都督緱謙率其頭目寫亦滿
速兒等往經畧之甲寅三月還以無成功海降叅
政謙閒住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俱安置閩廣閑嘉

峪明沙絶不與通盖土魯番距哈密七百里恃其險遠至是盖横然兵馬亦少使大軍及罕東衛番兵從捷徑出其不意襲之可擒也今聞用此策然大軍不出恐終難靖耳

鳶魚辯

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陳公甫合言之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〻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

鳶飛魚躍又與陳護湛兩詩云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陳益庵夢祥嘗作辯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邪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無邪以實為虛幻也以有為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予謂公甫意從程子來想是會得時不必深辯耳甲寅三月予自香山

省祿回至白沙訪之雨後躡草屨護鞋而往相見大笑講話竟日各賦一詩而別予末云吟弄不知春已暮滿天風月玉臺巾盡許以與點之意公甫末云與話平生燈火事盡看白髮滿烏巾豈以予老猶眈六籍故云爾乎不可知也持其翰歸涂通府見之酷愛遂取去其爲世寶重如此

一月千江

宋景濂序瑞巖和尚語錄云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盧境界足爲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莫不有月而中天之月未嘗分

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曹端夫首倡理學以月川自號豈有取於月映萬川之喻與薛文清曰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佛氏書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得此意矣陳公甫嘗作西江月二闋張學士元禎和韻云一月千江千月一通萬感萬通先生何必苦加功無用中藏有用一個法身如粟大千有象皆籠不須淘淨不須鎔本自無迎無送了了千條萬緒皇皇四達八通入頭下手怎施功外面中間夾用眼孔毫芒洞見肚

皮天樣包籠聖賢坏墣此陶鎔船快更加風送鄒汝愚亦嘗著論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嘗觀諸月矣出没乎丹崖青壁之上者月也容與乎虛室空谷之間者月也蕩乎江止乎淵依乎樹秒者月也古人之所見者月也今人之所見者月也其為月也豈有異乎哉視宋薛稍廣予按程子謂佛氏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是日亦可喻不獨月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性固萬理之一源又奚必取諸禪名理而取諸禪吾儒其衰矣夫

子陵太白

嚴子陵足加帝腹感動星象高風不可尚已李太白使力士脫鞾貴妃捧硯亦一世之豪也摛詞者無容喙矣近見郴倅桑思玄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當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座與晉劉聰時入紫微同其太史康相以爲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光武無其應者豈非政鮮闕失即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然世常擬子陵

爲客星者蓋干其名而不干其實也濟寧城南有
太白酒樓古今題詠甚多予同年謝同知國賢廷
桀傳誦一律云詩聖推刪後風流襲晉餘一生惟
麯糵千首半裙襦飛燕宜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
愛手足爭肯飼江魚乃劉進士承禧所作嗟乎
自商公去位後即有戴御史疏譽汪直遂復西廠
得驟遷憸亦從風而靡者乃爾敢侮太白邪太白
當明皇時直奴視力士其譖於貴妃以飛燕新粧
之句得左謫正其讜論反以危語見嘲視此尤爲
謬矣

丘文莊公言行

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且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且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亹亹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禮爲要成化初予寓京師得長子名之曰都生公顧予易以都得取自得之義也陳主事晟衣縞唁公聞喪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

人自學士爲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嘖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許議公公實不知也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訾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

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御飲廢事至面檢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揆公素履於謚法例得文正文清而懿謚文莊者其以此夫

保舉神童

弘治乙卯吾鄉西溪張御史敉亭泰按雲南鎮守太監劉郁總兵黔國公沐琮巡撫都御史張浩保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次子也八歲時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

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
闌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
鏡裏看九歲以來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
字亦皆能之今十三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楊
一清洪鍾事例考送翰林院讀書疏上

上召試不如所言　命還籍乃充會稽縣學生更名
玘予按敏政一清及鍾皆由翰林院秀才登進士
而鍾授中書舍人夭死時年十八惟東陽雖受

上知然爲順天府學學生登第未嘗讀書翰林也今
爲學士與敏政一清俱將大拜矣玘其可量邪

修省直言

弘治乙卯二月洮州雨霜六月黟歙雨豆七月大雨雹八月貴州地震九月吾廣湖瓊颶風暴雨十月南京地震南贛大疫十一月貴州陝西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長河江西大震雷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無隱於是戶部主事蕪湖胡仲光爟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董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

遣在外如虎横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如小吏徐珪忠義敢言　陛下誤聽奸臣之愬置之於法御史王槐依阿罪之　陛下所以奉行天地之事群臣所以奉行　陛下之事者如此陰盛陽微災異胥由弭乎乞用臣言則奸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爲權倖之夫幾廢肯果以贓敗其由權啓之也今上仁明神聖眞可與堯舜比隆矣

雙槐歲鈔卷第十終

雙槐歲抄後序

夫上不足以厚人倫統世教下不足以紀名物經變故近不足以彰鴻烈闡幽光遠不足以垂遺憲慕後鑒者君子不書也恩生也晚不足以窺古作者之意然竊聞之記事載言者必文直事核求不謬於此而已嘉靖歲丁未恩受從化之役閒抵郡城得請見于泰泉先生出是編見示恩受而讀之知為先生王父長樂公所著其曰雙槐者公燕息之室也曰歲抄者遜作者之

名也紀述起于景泰丙子迄于弘治乙卯首之
以
神功峻烈以尊
君也繼之以嘉言善行以徵獻也參之以祥瑞災
眚以示儆也博之以禨物撰德以遊藝也或標
其端緒而條目以舉或撮其樞要而幾微以著
其文直而肆其旨幽而顯其要歸一折之於道
信良史之遺也昔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東方朔好古傳經術博覽外家之語公

之綜核非斯人之儔與公始以鄉薦入太學即
上六事幾觸忌諱及蒞長樂能剖析滯究諸所
施為蓋不負所學矣然甫試邑遂解組而歸其
論撰止此蓋自其所聞見而筆之示傳信也使
公歛歷華要以紬金匱石室之藏其可傳者顧
若是邪今先生以宏材碩學蔚為儒宗其所載
記及郡邑志乘已不下數十種矣將來勒成
聖代一經貽之永久必存以續是編之所未及者
昔司馬遷成史談之志業韋賢傳祖孟之詩禮

雖不敢以擬諸先生而繼述之迹則似之矣於戚公之績學種德將攄忠以匡時也而著此以見志先生惟恐湮沒其光而刊布以流無窮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然則忠孝之久且大者亦必槩見矣乎恩先生督學時門人也忘其譾陋謹識末簡以質諸知言者焉

嘉靖戊申孟秋吉日門下晚學生灌陽呂天恩謹書

重刻雙槐歲抄識

國家史館之設宗嚴秘密非踐黃扉遊玉堂不可得而窺也閭閻山藪之士博識方聞實有賴於野史之作然史才甚難兼善者尠至於取遺煩偷文力短遊或失則跡或失則誣故載述日廣而讀者忽焉儕於稗官小說者多矣頃南進士黃君在素爲宮端大學士泰泉公之子會試道吳以曾大父長樂先生雙槐歲抄十卷見授年讀之卒業曰良史才也其文雄贍其事詳覈

筆削之際務存勸戒誠有若先生所謂崇大本急大務期大化決大疑昭大節正大經而言令稽諸古言天徵諸人言變揆諸常言事歸諸理備極體要成一家言

累朝列聖之治化禮文名卿良士之嘉言善行略可槩見非近日驟刻諸書所能及也友人陸君延枝世善史學好古尚奇聞下走之說而領焉乃曰江南類表相去萬里博雅之士飢渴願見豈易得哉吾當另梓以廣其傳有志編摩者用

補正史之或遺不亦善乎遂付諸鋟工嘉靖己
未夏五既望吳郡晚學彭年識